

信天游文丛

王以培
著

灰狗



東方出版社

王以培

灰 狗

東 方 出 版 社

责任编辑:刘丽华

装帧设计:李颖明

版式设计:任宗英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灰狗/王以培著.

-北京:东方出版社,1999.1

(信天游文丛)

ISBN 7-5060-1129-8

I. 灰…

II. 王…

III. 美国-概况

IV. D771.20

灰 狗

HUI GOU

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

(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166号)

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9年1月第1版 1999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开本:850毫米×1168毫米 1/32 印张:5.75

字数:140千 印数:1—5000册

ISBN 7-5060-1129-8/G·203 定价:11.00元

“灰狗”（Greyhound）是美国的一种长途公共汽车，其形状庞大，蓝白色相间，可以从美国的任何一个城镇到达美国各地。车上的旅客大多是些贫困的人、流浪汉和世界各地的旅行者。

一个曾穿越中国西部的旅行者，乘灰狗在亚美利加的星空下日夜兼程，去寻求艺术和生命的真谛……

序

作为一个至今保持着梦想，仍愿以生命去换取艺术，换取人生真谛的“旅行者”，在当今这个时代该怎样生活，怎样旅行？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。我常想，后来发现仅仅思想，不如身体力行。想出一条路，不如走出一条路——出门远行，思路更活、更灵；即使走不出一条路，至少可以做个路标，告诉未来的孩子们，此路不通，或此路通往快乐和光明。

生命苦短，一个人所能走的路太有限，尤其是在如今这个瞬息万变的“信息社会”。从前一些完整的观念、完整的心灵纷纷支离破碎，每个人似乎只能抱住一个残片。“抱残守缺”，我想，说不定拥有一个更完整的世界——那是一个计算机永远无法计算的更真实、更辽阔的世界，自然的世界，心灵的世界。也许我们身在其中，谁知道呢？

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这些年来，当我一边走一边写，我逐步发现，在我所热爱的汉语之中，分明存在着神与“一”，存在着神灵赐予的无限潜力和无穷魅力。这种力量从我心底产生，时常鼓舞我越走越远，它驱使我离家又回家，回家再远行；直到路已不再是路，我已不再是我；直到“路是我的家”，“我是另一个”。

这另一个我将告诉你：人类宗教的蛋壳已经破裂，让我们关注身边的真人真事。而我试图从中发现另一种真实，艺术的真实。

·目录·

序	(1)
第一章	(3)
第二章	(27)
第三章	(89)
第四章	(143)

Handwritten signature or mark.

“你曾去何方？
我所关注，
为它而生，
为它而死的地方。”

——印第安民歌

第一章

· 1 ·

电话里得知妈妈昨天已从上海回南京,手术顺利成功,妈妈现在可以拄着双拐行走了。现在是中午 11 点 32 分,我坐在东方航空公司 MU583 航班的飞机上写日记,座位号是 29C。我回北京已经十天,见了许多朋友,并和出版社签了约,准备翻译法国作家让·多米尼克·博比的遗作《潜水衣与蝴蝶》。昨天,朋友们为我饯行,并送了厚礼。今天,周之珩和王毅各开一辆车,有 10 多个好朋友送我到机场。我推着行李车走进绿色通道,回头看看,人群中朋友们都在向我招手。我挥手告别了朋友们,开始上路。这一路我将始终感觉到朋友们在向我招手。

以往总是我送朋友出国,十几年来不知送走了多少朋友,他们一走几乎都没有回来。如今我也要走了,我却始终没有走的感觉,总觉得还是在送别人。送谁?我细看身边的每个朋友,细听他们说话;好像他们都要走了,只有我留下。这会儿飞机已经启动,我还是没有走的感觉,一切都还和从前一样;但无论如何我又上路了,这一次走得更远,时间也更长。

从新疆回来之后,除了写作、出书以外,无所事事。别人看见我出“成果”时,往往是我无所作为的时候;而我沉默时,却在不断进取,尤其是一

个人独自远行,这种进步只有我自己心里清楚。从新疆回来,旅途暂告一个段落,几次想去莫斯科都未能成行。去年和今年两个春天,分别在南京、上海的医院陪爸爸、妈妈,总算尽了一点孝心。如今又要走了。

现在飞机正飞越日本上空,日本人民在下面生活,我匆匆而过。这是我第一次出国,并没有什么异样的感觉,对出国后的生活也一无所知,甚至连一点预感也没有。我把思虑交给了另一只手。

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45,日本的天已经黑了。这一夜会很短,因为我将保留北京时间。

窗外是黑沉沉的云海,只有天边还残留着一道亮光。现在我的身体下面就是太平洋,茫茫沧海的波浪我已经感觉到了,这并非幻觉。夜来得早,去得也早。旁边许多人已经昏昏欲睡。往西飞,人可以年轻一天。

这是我经历的最短的一夜,6点天黑,11点天就亮了。我说的是北京时间。窗外还是云层,看不见太平洋。从荧光屏上的彩色地图看,离旧金山不远了。

飞机开始降落,我从窗口清晰地看见紫色的群山,山里荒无人烟,偶尔有一座湖泊飘着白云。山区恬静、辽阔。飞机进入洛杉矶上空。从上面看,城市光秃秃的,一簇簇灰白的矮平房伏在荒郊野岭之上,长长的高速公路上移动着红红绿绿的小汽车,停车场上密密麻麻的车辆看上去像小孩玩具一样。

着陆后入境,姐姐以晖和她的丈夫于鸿见在门口等我。回家的路上,我发现洛杉矶的土地、植被和青海很像:戈壁滩上生长着一丛丛灌木、野草,草色青青;只是洛杉矶不像青海那么荒凉,城中连绵起伏的山丘之间散落着一幢幢整洁、精致的平房,有红色、蓝色和青绿的屋顶,每一扇窗都擦得很亮,里面挂着白纱窗帘,屋里和城里都静悄悄的,人们不知到哪里去了。我喜欢洛杉矶就像喜欢青海一样。

以晖家住在山里，黄墙蓝瓦的大房子后面有一个漂亮的游泳池。午饭后游泳、喝茶，看夕阳落山，染红池边的碧草鲜花，深红的玫瑰在晚风中轻轻摇曳，风声、水声流入山里人家。

夜晚的洛杉矶像一个大屏幕，把万家灯火映入夜空；这情景我曾在重庆见过，那天夜里，我站在长江游轮上看山城……我总是不自觉地将这里的情景与国内相比。我的表还停留在北京时间。现在刚晚上6点50，可这里已经是凌晨2点50了。

春夜寂静，远处传来鸟鸣，星空高远。我又回到了旅途之中，就像牧民转场，这一次我从东方转到西方。

· 2 ·

一躺下去就怎么也想不起来这是在何时何地……

洛杉矶的阳光十分耀眼。窗外的绿树、草坡在玻璃窗上晃动。下午和小外甥光光一起去买蝥蛸（喂蜥蜴），10岁的光光养的蜥蜴已经3岁了。在一家别致的宠物店里，看见有卖蝥蛸、金鱼、蜥蜴、青蛙、蟒蛇等。玻璃罩里的一条蟒蛇正在不声不响地吞一只小白鼠，那只白鼠只剩下一根细长的尾巴和两只红红的小脚露在外面，一动不动。光光和几个墨西哥孩子看得瞪大了眼睛。光光买了几十只蝥蛸（其实都是“白米饭”，蝥蛸的前生），装在一只鼓鼓的塑料袋里。白胡子的老板很客气，嘱咐光光，天热，不要让蝥蛸晒太阳，要放在阴凉地方。

下午给在美国的许多朋友们一一打了电话，等挂了最后一个电话我才意识到，这是另外一个世界。刚到第一天，我似乎就理解了为什么朋友们一出国就发生了那么大的变化，以致于让国内的朋友难以接受，难以理解。这里的确是另外一个世界。没有人指点江山，大家都是大机器里的

一颗螺丝钉；没有人忧国忧民，人们都在为自己的前途忧虑。总的来说，朋友们过得都还可以。但不知为什么，放下电话，我却联想到那只小白鼠的处境。

夜里睡不着，看了一部好片子，片名不清楚，讲一个沉浸在梦幻中的青年，后来他梦中的悲喜剧真的发生了，他为此感到欣慰。这些天分不清昼夜，时差还是没有倒过来，我只能顺其自然。我的表还保留着北京时间。

清晨5点，我还没睡着，就和于鸿见一起出门。他去 UCLA（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）上班，我搭车出来看看。天还没亮，高速公路上已汇集了许多车辆，车流亮着红色的尾灯静静地疾驰。残月挂在天边，晨星寥落，东方的天际红云满天。

现在我正坐在 UCLA 校门口的露天咖啡店。这里位于十字路口，街对面是一座白色尖顶教堂，旁边有一棵高大的棕榈树，成群的黑鸟此起彼伏，落在我面前的小圆桌上，和我一起分享面包。我还是第一次和小鸟共进早餐。等我吃完了，一只相当大的黑鸟就跳进盘子里，把剩下的面包屑打扫干净。我注意到这只黑鸟长着金黄的眼圈；而坐在我旁边的一个女孩眼圈是蓝色的。她一个人坐着喝咖啡，我问她哪儿有电影院。她很热情，我们友好地交谈起来。她说她是伊拉克人，很小的时候就来到美国。她的祖父从阿塞拜疆迁到伊拉克，她父亲就生在伊拉克。他们一家都是基督徒。她从胸口掏出一枚金十字架，并告诉我说：“现在美国的青年人不懂得尊敬人，不尊敬父母，也不尊敬总统，在我的国家，不尊敬总统是要杀头的。美国青年只知道性、喝酒、吸毒，他们的父母也不管……在我的国家，女孩单独住会感到羞耻，所以我和姐姐住在一起。我每年都去梵蒂冈，那是个非常美丽的地方，你应该抽空去看看……在你的国家，人们是否信宗教，他们互相尊重吗？”

我和这位名叫海伦娜的姑娘谈了一小时并互相留了地址。她说如果

我有时间，她周末可以陪我去老城区转一转。

中午 12 点，我坐在一棵大树下休息，树影映在身边的草坪上，前面是 UCLA 的红砖房，房前有几株火焰树，树顶开满红花。这时，一个黑人小伙子走过来，上来就问我是不是基督徒，然后坐下来和我聊天。他说他出生于一个基督徒家庭，在 UCLA 上三年级，学美国文学。我们谈到尤金·奥尼尔和费茨杰拉德。分手的时候，他说：“我将为你祈祷。”

现在是中午 12 点 45，UCLA 的学生来来去去匆匆，从我面前经过，我看着他们，感到十分亲切，而我已离开校园。从前在桂林漓江边，我也是这样坐在路边写日记，那时我很推崇尼采的话：“是的，我离开了学者的家，并且把门恶狠狠地带上。”可现在我想说，我离开了学者的家，只是把门虚掩着。对于学者，没必要发那么大的脾气。我现在自己就是一个“马路学者”，正观察并研究过往行人的脚步和他们的心思，以及飞鸟的翅膀，翅膀上的阳光和它们栖息的树枝。

时差还没有倒过来，午后的阳光照得我飘飘欲仙。我于是过马路躺在一棵低矮的火焰树下小睡一会儿。闭上眼睛，眼前花花绿绿的，无数光影在细密的枝叶间跳动……忽紧忽慢的脚步从身边经过。暖风吹过来，树叶落在身上、脸上。一个人躺在异国他乡的马路边午睡，就会听见芦笛在林间吹响……

天色暗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回到家里。晚饭后，一家人坐在游泳池边谈谈家常，享受天伦之乐。可明天我又要走了。

来美国三天，一些微妙的变化在心里隐隐发生。“朝菌不知晦朔，蟪蛄不知春秋”；可你却要带着旧梦在陌生的土地上旅行……

1 点 35，戴尔塔(Delta)航空公司的飞机从洛杉矶起飞，飞往达拉斯。

起飞后不久,我就从窗口看见了下面的大海,丝丝雪白的浪花和阳光下湛蓝的海面。这是太平洋的一角。大约半小时后,下面就出现了大片荒山,光秃秃的山岭像贫困的陕西,只是没有窑洞;一条条蜿蜒的公路纵横交错。山峦在云层下摇晃,不多时就出现了绿洲。微小的马匹、牛羊在漫无边际的牧场上吃草,它们不时地抬头看看天上的云和远处的湖泊……达拉斯到了。在机场的出口处,我见到了分别一年的妻子何欣,好像她刚来我就到了,可这一次分别相当残酷。

何欣和数学系的刘建国教授一起来机场接我。刘建国开车把我们领到他家。一路上经过宁静的德克萨斯草原,空气清新,道路连着地平线,淡紫色的野花一直开到天边。在刘建国家古色古香的红砖房里吃了晚饭,我们就回到了我们在丹顿(Denton)的住处。刘建国开车把我们送到了家门口。这一路像是从城市进入乡村,四周黑沉沉的,除了加油站的几盏灯,几乎见不到别的亮光。经过一片雾濛濛的湖区,绕过丛林,就到了我们的住处,北德克萨斯大学(UNT)附近的一幢老房子。我们有两间屋,白色的百叶窗上挂着白纱窗帘,褐色的老式家具看上去已有不少年头。房东是一位 87 岁的老太太。门口的小院子里有两棵大树,树下杂草丛生。我们进屋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多钟,天很黑,看不清外面是个什么样子。我就觉得自己来到了一个非常陌生的地方,一切都要靠自己了。——平生第一次,我感受到了所谓的“生存压力”。的确,就在我进屋的同时,好像这间屋子的房梁落在了我肩上。

深夜,外面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,听着这雨声,仿佛整个德克萨斯草原上只有我们这一幢孤零零的白房子,而我们所亲近、熟悉的一切都已远在天边。灰白的日光灯下,我们打开我带来的两个大箱子,抖出一件件新衣服和亲戚朋友们送的礼物。何欣对着镜子一件件试着她的新衣服。我眼睁睁地看着她,心里半喜半忧。我想这一年来,她一个人在这间老房子

里、在这片荒凉的草原上一定吃了不少苦，好在现在我来了。可我来这里又能做些什么呢？

丹顿下了一整天的雨。我和何欣顶着报纸去邮局寄信，去银行存钱。回来后接到辛涵打来的电话，他现在在托莱多大学念历史博士。谈到学文科的人在美国的处境，辛涵痛苦地说：“从前我们在学校里觉得学理科的人傻，现在他们都轻而易举地在美国找到了工作，而我们学文科的人都不得不改行，日子很不好过……”

中午，何欣的朋友们纷纷来看我，一个人说出一番道理，可我更注意倾听窗外的雨声和雨中每隔半小时敲响一次的大钟……

晚上，又和在美国的朋友们通了电话。小海说：“在美国的前途最多看三年……”永安说：“不能总想着自己从前的背景，必须要有一技之长，要学一门实用的东西……”永安说话声音很轻，原来是他的两个小女儿正睡在旁边。

我把自己真实的感受告诉了郭致宇：“你们都是出类拔萃的人，到了美国之后，仅仅只为生存而奋斗，虽然站稳了脚跟，但我总感到有些惋惜。”郭致宇在电话里说：“能这样也不错了，如果在国内可能更糟……”

多年不见的挚友，一番话说得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我该为谁而悲哀呢？为他们，还是为我自己？

夜来风雨，我怎么也不能入睡。何欣似乎感觉到我的心事，竟在暗中流泪。我起来开灯，想给朋友们一一写信。上中学的时候，我们常对古诗词，今天我真想把杜甫的这首《赠卫八处士》寄给他们：

人生不相见，动如参与商；
今夕复何夕，共此灯烛光！

少壮能几时，鬓发各已苍。
访旧半为鬼，惊呼热中肠。
焉知二十载，重上君子堂！
昔别君未婚，儿女忽成行，
怡然敬父执，问我“来何方？”
问答乃未已，驱儿罗酒浆。
夜雨剪春韭，新炊间黄粱。
主称“会面难”，一举累十觞；
十觞亦不醉，感子故意长。
明日隔山岳，世事两茫茫！

可想来想去，我还是把这首诗留给了自己。

· 3 ·

下午，何欣收到吉斯汀·怀特教授的一封信，信中说了一堆客套话，而关键的一句是：“Your funding will be withdrawn at the end of the current semester.”^①何欣很伤心，我倒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。为了庆祝资助被取消，我们一起去餐馆吃了一个比萨饼。坐在餐馆门口的白椅子上，看着夕阳沉落，照在碧绿的草地上。偶尔有一辆车从旁边的公路上疾驰而过，钟楼和四周的红砖楼房都静悄悄的，校园里很少行人……无论如何，我们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，新的生活已不声不响地开始了。

为了赶论文（算作期末考试成绩），何欣半夜1点半去图书馆打字，还

① “你的资助将在本期末被取消。”

有7页没有完成。夜里,我送她去图书馆。橘黄色的路灯恍恍惚惚,映照着青草地上钟楼的影子,宛如一个童话世界。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许多中国留学生愿意留在这里……然而今夜,在这个童话世界中,我们感受到的只是压力;身在其中,依然觉得离这个世界很远,只是当一只只莽撞的昆虫突然飞到脚下,才感觉到它们近在眼前,而且都是活生生的。

我们的老房子白天屋里也很暗,百叶窗外面生长着许多杂草。我们无心整理,任它们生长。白天,何欣忙着考试,我在家里翻译《潜水衣与蝴蝶》。暑假快要到了,我们商量了很久,决定一起去西部旅行。

下午2点30,我们终于坐上了灰狗,开始长途旅行。灰狗从丹顿出发,先到达拉斯停3小时,然后开往洛杉矶。上车时我们已经很累,以为会晕车,加上午后的阳光照在车窗上,昏昏沉沉;可是一上路却是另一种情形。车开得很稳,好像飘在路面上,或是在索道上滑行。开车的黑人司机严肃、热情,一路详细报站。从丹顿到达拉斯这一段很空,车上只有十来个人。一个黑人小伙子坐在我们前面,戴着耳机,不停地扭动身体。一个白人流浪汉坐在最后一排,前面坐着一个胖姑娘;他正将刺满花纹的毛茸茸的胳膊伸给她看。几位老人面无表情地坐在前排,其中有个老太太穿着十分考究的白衣裙,披着黑纱,面色惨白。灰狗默默地行进,窗外是德克萨斯辽阔的草原,星星点点的野花开在路边。这里很像是新疆,所不同的只是草原牧场上坐落的不是一个个洁白的蒙古包,而是一幢幢精致的小瓦房。

半小时之后到了达拉斯,我们在车站等了三个多小时。灰狗站里聚集着各色人等:带小孩的年轻母亲、孤苦伶仃的老人、流浪汉,还有不少做工的墨西哥农民,说着西班牙语。坐在灰狗站里和坐在云南、四川或新疆